

# 孙中山宋庆龄在上海莫利爱路寓所文物掠影

郑妍

(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宣教部 上海 200020)

【摘要】本文结合上海孙中山故居的几件馆藏文物，对该名人故居在当代的历史意义进行简述。

【关键词】见证地；完成地；发源地

在上海的复兴公园西侧，淮海中路以南，有一条静谧的小路。它很短，被法国梧桐包围，却承载着两个伟人一段重要的历史。它曾经叫“莫里爱路”，属于上海租界时期的法租界，以法国戏剧家“莫里哀”之名（Rue Moliere）命名，而“香山路”则是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的家乡“香山县”于1943年改名而来。

上海香山路因有孙中山曾经的“莫里爱路寓所”而特别耐人寻味。孙中山故居承载着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历史，是孙中山宋庆龄婚姻生活的见证地，《建国方略》的完成地，国共合作的发源地。

## 一、孙中山宋庆龄婚姻生活的见证地

在上海莫利爱路寓所一楼的客厅东墙上悬挂着“孙大元帅蒙难一周年纪念”的照片，那是孙宋夫妇“精诚无间”、生死与共的见证。

1915年10月25日，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日本东京结婚。第二年，为“讨袁护法”夫妇便从日本回到上海。但是因居无定所，曾租借在法租界环龙路63号（现南昌路59号）一幢二层小楼。由于孙中山长期没有固定寓所，1918年，孙中山的侍卫副官黄惠龙号召华侨力量，四位加拿大华侨集资购买了莫里爱路29号的住宅送给孙中山。在他们恳切地劝说下，孙中山不便推辞，和夫人宋庆龄于1918年6月迁入新居，直至1924年11月离沪北上。

从此，伟人夫妇便有了环境幽静的安身立命之处，使孙中山能认真思考革命前景，总结经验教训，并潜心研究革命理论。宋庆龄用她的英文打字机为先生记录谈话、打印书稿和文件，是孙先生的“贤内助”；宋庆龄悉心照料先生的生活起居，用门球具陪伴先生锻炼身体，使先生原有的胃病也得以调理，是先生的“贴心人”；殊不知，宋庆龄在生死患难时刻，仍然把先生放在第一位，是先生的“共死生”之人。

孙中山在第一次“护法”失败后，于1918年5月离开广州来到上海，他为了继续“护法”，反对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完成民主革命事业，决定首先打垮桂系军阀，夺取广东根据地。上海寓所作为革命活动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孙中山回到上海便制订了“统一两广，出师北伐”的中心任务。于1920年11月，粤军攻克广州后便携夫人宋庆龄离开上海，前往广州主持政局。谁知原粤系军阀陈炯明由于与孙中山北伐意见不合，公然反叛。也因此孙宋二人经历了一次生死患难。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部队炮轰观音山总统府。凌晨二时，睡梦中的宋庆龄突然被丈夫唤醒，得知陈炯明已经叛变后，宋庆龄义无反顾地让丈夫先行撤离，自己留下掩护，一句“中国可以没有我，但是不能没有你”，让原本柔弱的女子显得如此的大义凛然，同时也掩饰不了宋庆龄对孙中山满满的爱。尽管对爱妻不舍，时局所迫，孙中山最终同意了先撤。孙中山辗转登上“永丰舰”参加平叛，而经历九死一生的宋庆龄终于在永丰舰上与孙中山会合，由于旅途劳累，宋庆龄也永远失去了做母亲的机会。经历生离死别的夫妇俩回到上海寓所后，孙中山亲手书赠宋庆龄“精诚无间同忧乐，笃爱有缘共死生”题词，来表达一个大丈夫的深切之情。

陈炯明的叛乱，是孙中山一生中遭遇的最惨痛的失败。他回到上海莫利爱路寓所后，进行了认真的反省和思考，使他在思想上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孙中山在寓所内为蒋介石所撰《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书作序，而夫人宋庆龄则在上海的《民国日报》上全文发表了《粤变纪实》。就在回来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孙中山先后在寓所会见了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李大钊，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问题，宋庆龄则继续“志先生之志，行先生之行”，继续“投身丈夫毕生的事业”。

## 二、《建国方略》的完成地

在上海寓所的二楼书房里，随处可见先生为规划中国“物质建设”的手绘地图、规划中国“心理建设”的参考书籍以及走廊里的《中国铁路全图》（图3）。进入书房则是四周墙上11幅地图，其中一张“上海吴淞间水陆交通图附军队配备地点”和另一张用毛笔画的军事示意图，都是中山先生亲自绘制的；书桌上，除了文房四宝，还有当时现代化的测绘工具“曲尺”“圆规”“印泥”等等。而卧室阳台门口正对着卧室大门的沙发椅，则是先生撰写《孙文学说》时最爱的椅子。这一切，都把我们带到了1918年、1919年，看到先生深居简出、著书立说的忙碌身影。

《建国方略》是孙中山为中国国民党制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也是孙中山构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蓝图，是他一生为之追求的理想目标。

《建国方略》由三本著作汇集而成，即《民权初步》《孙文学说》和《实业计划》。《民权初步》是《建国方略》的“社会建设”，是一本关于民主政治建设的论著。它是1917年在上海租界的法租界环龙路63号寓所中完成的。在推翻帝制后，孙中山为实现“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特别重视议事法则，所以此书原名《会议通则》。叙述了政府管理和群众在社会生活中应掌握的民主原则、程序和方法，反映了孙中山倡导民主政治的思想。

《孙文学说》是《建国方略》的“心理建设”，是孙中山的哲学代表作。入

住上海莫里爱路寓所的1918年年底完稿。集中讨论了认识论问题，以大量事例理论化了“行易知难”的观点，提出：“此为救中国必由之道。”该书宣扬了“行而后知”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全书对“知先行后”和“知行合一”说有所批驳，告诉革命党人要在革命中“勇于行用于实践”，所以在当时对革命起了一定作用。

《实业计划》是《建国方略》的“物质建设”，是孙中山为建设一个完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勾画的蓝图。1919年2月完稿。该书提出了发展中国经济的10年远景规划。其中包括建设中国铁路10万多千米，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港口10个大的项目。《实业计划》第一次把经济建设放到首位，第一次提出对外开放的经济战略思想。

就在上海寓所，孙中山完成了阐述他思想体系的《孙文学说》及指导中国经济建设的《实业计划》重要著作。与此前在环龙路寓所完成的《会议通则》绘编成《建国方略》于1920年出版，成为先生把中国构建成为一个“完整”国度的重要著作。

## 三、国共合作的发源地

孙中山在上海寓所，不仅著书立说，潜心研究革命理论，还得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真诚帮助。1922年8月，深受陈炯明叛变的重大打击的孙中山回到上海，多次邀请共产党人李大钊来寓所会谈，探讨“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等问题。故居二楼书房的六角桌便见证着国共合作的这段历史。

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中国的祸乱的根本原因在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因此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革命口号。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做了积极的评价，同时也坦率地批评了国民党的缺点和错误，指出了“党内往往有不一致的举动及对外有亲近一派帝国主义的倾向，对内两次与北洋军阀携手；国民党为保存他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计，这种动摇不定的政策，实有改变的必要”。它还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方法，是要邀请国民党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作坚决斗争”。在随后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指明了当前的基本任务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和平；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中国共产党的这些纲领、决议对孙中山无疑是最有力的推动和最大的帮助，让孙中山深刻认识到党内的各种问题，并进行研究和反思，着手改组国民党。

1922年8月，孙中山回到上海寓所后不久，共产党人李大钊便来访，随即和先生进行交谈。探讨如何改进国民党、如何“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等种种问题。此后便在故居书房的六角桌旁谈了好几次，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孙中山对这种诚恳和热情感到由衷的高兴，和李大钊常常“畅谈不厌，几乎忘食”。后便亲自主盟介绍李大钊加入了中国国民党，成为第一个由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跨党分子”，也成了国共合作的桥梁。孙中山也虚心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议，决心采取联合共产党的政策，对国民党进行改组。就在上海寓所前的草坪，1923年9月、11月、12月分别三次召集国民党代表召开会议。其中十二月中旬先生第三次召集会议审查国民党改组宣言以及党纲党章。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参与了研究国民党改组计划和草拟宣言及党纲、党章的工作，并接受孙中山的邀请，派出一批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增强国民党内部的进步力量。

1923年1月，孙中山在上海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强调今后中国革命必须依靠民众的力量，指出“今日革命，则在于民众之地位，而为之向导”。可以看出孙先生在共产党的建议主张的提携下，开始有了向民众靠拢的思想转变，为此后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发展成新三民主义，即奠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主张。宋庆龄那时曾问孙中山为什么要联共，孙中山回答：“把国民党比作一个就要死的人，急需新鲜的血液注入，这种合作将会加强和恢复它的血液流动。”1923年元月元日，孙中山在上海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中国国民党党纲》，宣布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建国纲领。第二天，在孙中山领导下，中国国民党改组大会在上海召开，并通过了党纲和总章。孙中山在会上做了有关政治、军事、党务的重要发言。

孙中山经历了屡次挫折和失败，吸取了无数的经验和教训，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工农群众运动推动下，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新的力量，坚定地走上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道路。

香山路7号是孙中山生前最后居住的寓所，虽一共居住年限并不长才六年，却见证了伟人夫妇的真挚爱情，见证了孙中山的思想从旧三民主义向新三民主义的转变，也见证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发起和酝酿。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继续居此，直到1937年7月，会见赴庐山谈判的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拥护支持中共提出共同抗日主张，完成先生未竟的遗志。